

1937年8月的一天,一名9个月大的女婴被遗弃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一片黑莓丛中。幸运的是,她被一户在附近度假的人家发现,后来又被另一户人家收养。如今,当年的女婴已经80岁了,但她一直有个疑惑:我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?随着DNA检测和基因族谱学的发展,最近她终于求得了答案。

被弃80年 她终于寻根成功



婴儿时候的安西娅和现在的她。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小伙伴告诉她： 你是被收养的！

1937年夏天,多德全家从伦敦到英格兰南部城市沃辛度假,傍晚时,天还有点热,路上却没有树阴,只有草地、金雀花和黑莓丛。忽然,多德家的女主人停了下来,她坚称自己听到了婴儿的动静。全家四处寻找,果然在黑莓丛深处发现了一个金发婴儿,她身穿粉红色的衣服,看上去约有1岁,身上布满被蚊虫叮咬的痕迹,双手还被绑在身前。

9年后,安西娅正在家门外和朋友彼得玩,不知怎么,两个孩子忽然吵了起来。安西娅说,她要回家找妈妈告状,可彼得告诉她:“她才不是你妈,你是被收养的孩子!”

安西娅大惊失色,她马上跑回家,问父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她的养父道格拉斯·尚南和养母玛格丽特告诉她,他们是在一家医院的门阶上发现她的,而他们3年前失去了一个女儿,便收养了安西娅。安西娅没有对养父母的话产生怀疑,还打算第二天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的小伙伴。

转眼间,安西娅长大了,她到巴中市当了一名护士,还在那里遇见了她未来的丈夫。他们生了两个孩子,分别起名为乔纳森和克丽丝汀。

24岁那年,安西娅回家看养父母,还带去了刚出生的克丽丝汀的照片。养父母不由感叹,外孙女和安西娅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“这时,我父亲对我母亲说,‘你现在可以告诉她真相了。’”安西娅回忆道,“我的母亲上楼,再下来时手里拿着一份剪报,上面有张婴儿的照片。”他们告诉安西娅,报纸上的那个婴儿就是当年的她。

原来,被多德一家捡到后,安西娅被送往医院。警察曾在全国找寻她的父母,但最终未果。玛格丽特读到了报纸,她主动写信给医院提出收养请求。

说来也是缘,玛格丽特去医院接安西娅时,小安西娅在床上向她伸出了胳膊。

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,安西娅哭了一场。她和丈夫约定好,要把这件事尘封在脑海中,也不打算告诉他们的孩子。

DNA检测帮她 找到第一个血亲

时光如梭,几十年过去了,安西娅当上了祖母,有了孙辈。看着孙子的模样,安西娅心中的那个念头再次燃了起来:我究竟是谁?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?抱着这个念头,1996年,60岁的安西娅再次踏上寻根路。

有人建议安西娅写信到沃辛市警察局,咨询当年的事情。当地警察局设法帮安西娅找到了一名叫麦克的退休警察。当年,麦克曾拿着安西娅的照片,挨家挨户询问当地居民,但始终没有打听到。因此他认为,安西娅应该是被人从伦敦乘火车带到沃辛,然后被遗弃的。但仅靠这点信息,安西娅依然无法了解自己的过去。

直到6年前,DNA检测技术的发展给安西娅带来了希望。2012年,她参加了一家公司的DNA检测,测试证明她有92%的爱尔兰人血统,在美国和爱尔兰有一些血缘上的远亲。她还发现了与自己有血缘的第一个亲戚——一个住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堂姐妹,测试证明她们来自同一个父系家族。两人在2013年见了面,“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血亲,这可是件大事。”

又过了两年,安西娅找到了另一名叫安妮的女性,数据显示安妮和安西娅来自同一个家族,而安妮家住在爱尔兰戈尔韦郡。安西娅与爱尔兰的关系更近了一步。

真正帮助安西娅的“贵人”是遗传谱系学家朱莉娅·贝尔。2016年4月,了解到安西娅的故事后,贝尔主动提出要帮忙。在贝尔的努力下,安西娅的寻根地图慢慢浮现出来。

亲生父母来自爱尔兰 养父母依然是家人

贝尔让安西娅在多家公司进行DNA检测,以获得更多匹配数据,缩小搜索范围。经过数月的努力后,贝尔把目标锁定在了两户人家上:一家姓科因;另一家姓奥唐奈尔。

奥唐奈尔家七个女儿中的一个突破点——这家最小的女儿爱伦·奥唐奈尔,出生于1911年,她的教名是海伦娜;而在1936年的非婚生育记录中,有个单身母亲的名字叫伦娜·奥唐奈尔。相似的拼写和发音引起了贝尔的注意,调查资料后,她发现奥唐奈尔在1945年,即安西娅出生7年后结了婚,生了4个孩子。贝尔找到了奥唐奈尔的一个儿子,说服他做了DNA检测。2017年2月,结果出来了:正如贝尔所想,这个男人就是安西娅同母异父的弟弟。

“接到贝尔电话那天,我正坐在花园里晒太阳。”安西娅说,“她告诉我,我的亲生母亲叫海伦娜·奥唐奈尔,我高兴极了!”

安西娅父亲那边也传来了进展:科因家共有6个兄弟,其中4人曾于1936年在伦敦生活过,范围锁定在了这四兄弟身上。不过,其中两人没有子女。经过比对后,有子女的两入应该是安西娅的叔伯。贝尔进一步提取了没子女的两入当年留在邮票和信封上的唾液,结果显示:安西娅的父亲叫帕特里克·科因。

安西娅也陆续得知了一些关于亲生父亲的事:帕特里克·科因一生未婚,他曾告诉过别人他不结婚是因为喜欢“独立”,“不想被束缚”。可能他从来都不知道,自己还有这么个女儿。

然而,安西娅当初为什么被抛弃,已随着她生母的去世而无从知晓了。尽管如此,能在80岁时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,安西娅已经很满足了。“我很感谢他们遗传给我的基因,让我在这个年纪还很健康。”她说,“我的母亲是海伦娜·奥唐奈尔,但我的家人是玛格丽特和道格拉斯。”

个人意见

为了贫穷学生 她学了35种语言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特约撰稿 李聪聪 编译

3月18日,素有“诺贝尔教学奖”之称的“全球教师奖”颁奖仪式在迪拜举行,英国女教师安德里亚·扎菲拉库从来自世界173个国家近3万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,荣获第四届年度瓦尔基基金会全球教师奖,并赢得100万美元奖金。英国首相特雷莎·梅特地向安德里亚发来了祝贺视频,称赞她拥有“适应力、独创性和一颗慷慨的心”。

安德里亚绝对担得起“慷慨的心”这个词——现年39岁的她在英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担任美术教师,那里的孩子大多来自移民家庭,她学习了35门语言的基本用语,只为能与学生、家长更好地交流。

安德里亚在英国伦敦西北部布伦特区的艾伯顿社区学校任教。这个地区是英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,也是全英谋杀率最高的地区之一,暴力冲突在学校外随处可见。大部分学生来自贫困的移民家庭,甚至有好几家人合租一处房子。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自不同的国家,他们使用的语言多达130种。

为了更好地和学生、家长交流,她学会了用35种不同的语言打招呼,包括古吉拉特语、印地语、泰米尔语、葡萄牙语、索马里语、阿拉伯语、罗马尼亚语、波兰语、乌尔都语、意大利语等。这些基本用语虽然不多,但如果与一名不会说英语的学生家长交流,就能成为拉近彼此距离的绝佳方式。

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,安德里亚始终坚持“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”的教学理念,致力于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天赋。为倡导各国文化的多元性,她创造了个性化的教学方式,让孩子们在美术课上畅所欲言,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安德里亚认为,美术是一门有影响力的学科,它可以帮助学生克服语言上的障碍。学生们也喜欢上她的课,在她的课堂上,他们能够克服语言间的障碍,用各种各



安德里亚·扎菲拉库(中)和学生们在一起。

样的色彩来表达自己的见解。正是因为安德里亚的教育理念与坚持,艾伯顿社区学校今年进入英格兰地区与威尔士地区排名前5%的中学行列。

尽管只是一名美术教师,但她仍把学生放学后的安危挂在心上。安德里亚每天都会送学生出门,并在校门口停留片刻,直到孩子们坐上公交车,确保他们已经安全后再离开。此外,因为学校所处地区的特殊性,她还在学校设立了一个拳击俱乐部,教学生如何自我保护。针对那些来自保守社区的女孩子,安德里亚为她们设立了只限女孩的体育俱乐部。

全球教师奖的发言人说:“安德里亚与其他教师不同,她会花时间去了解学生在校外的生活情况,去学生家里家访,和他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,也会与警察一起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的到来。”

在获奖致辞中,安德里亚说,学校应当充当学生的“安全庇护所”,学校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。她希望,学校能对美术这类艺术学科的价值给予更多的关注。

安德里亚说,她所任教的社区确实是最具多元性文化的社区之一,许多学生生活在“水深火热”中,但最令她惊讶的是,无论学生们在家遇到什么情况,不管是生活物资短缺,还是遭遇精神痛苦,他们都觉得学校就是庇护他们的港湾。“如果学校早上6点开门,那么5点就会有一大群孩子在外面等着了。这就是他们的特别之处。”她说。